

传统滇剧小戏集

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编

36.74

目 录

- 连升三级 根据张东初口述本 张惠生整理 (1)
- 雷神洞 碧金玉口述 黎方整理 (27)
- 女斩子 杨 桐整理 (36)
- 五台会兄 根据李文明演出本 杨文苛整理 (50)
- 斩颜頡 孙少文整理 (62)
- 绑子上殿 ... 根据张艳芳口述本《金水桥》 杨 桐整理 (76)

B785.118



A 815060

连 升 三 级

(根据张东初口述本整理)

张惠生整理

人 物:

王明芳: 穷秀才, 小生扮

店 家: 连升店老板, 丑扮

汪相公: 富家子弟, 丑扮

书 童:

报 录: 甲、乙、丙、丁

差 官: 奉迎新官上任的旗牌官

四龙套:

(书童挑书箱随汪相公上)

汪相公: (念) 万贯家财任我造,

随花问柳乐逍遥。

老父逼我来应考,

如坐针毡实难熬。

腹内空空墨水少,

糊里糊涂把卷交。

(白) 书童, 这三场考试要了公爷的命, 比坐牢还要难受, 赶快打店, 我要好好的吃上一台, 睡上一觉。明天要去找几个姑娘玩玩。

书 童: 公爷, 你还要玩, 考不起回去老爷面前咋个交差。

汪相公: 怕那样, 老头子有的是钱, 要当官还不容易, 叫他拿出几千两银子, 给我买个官做做。老子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快点去打店, 莫罗嗦。

书 童: 店家快来。

店 家：哈哈：

（上念）不读诗书爱论文，
专门结交斯文人。
开个小店分几等，
只中衣冠不中人。
有钱之人我服侍，
无钱休想进店门。

（白）是那一位要住店！

书 童：我家大相公要住店。

店 家：（一看是个公子哥儿，马上笑脸相迎）相公请进，请进。

汪相公：（大摇大摆进）店家！

店 家：（点头哈腰）相公请吩咐。

汪相公：书童，你去跟他讲。

书 童：听着。我家相公上京赶考，连日考试精神劳顿，如今应试完毕，等候放榜，要好好休养休养。你这个店可有上等的厢房。

店 家：（讨好地）相公，我早就给你家准备好了上等的厢房，铺笼帐盖全是新换的。鸡鸭鱼肉，珍饈美味一早就准备齐全，就躬候你家光临啦。

汪相公：你咋个晓得我要来。

店 家：小子昨夜做了一个梦，说是有一位财神爷今天要来光顾我这个小店。

汪相公（得意忘形）哈哈哈，这么说来，应在我的身上啦。

店 家：（吹捧，假意相面）相公，不是我抬举你家。你家这副尊容就是一副贵人的相貌。头大耳朵肥，生来爱酒色，腰圆脚手短，必定做王爷。今科状元定是相公你啦。

汪相公：（忘乎所以）哈哈哈，说得好，别人都说我象癞蛤蟆，我还埋怨爹妈给是前世作了孽，造了我这副尊容。想不到公爷我今天遇着知音啦，书童，拿五两银子赏给他。

店 家：多谢相公，多谢相公。

汪相公：公爷爱玩格，我住的地方不准闲杂人来住。

店 家：相公，不准住人，那店房钱？

汪相公：公爷包啦！

店 家：我马上就去把那些人赶走。

汪相公：慢着，嗯，如果有绝色的女子来住，就让她进来。事后公爷还要重重的赏你。

店 家：多谢相公。

汪相公：前面带路。

店 家：伙计们，赶快掌灯，准备上等酒菜，财神爷来啦。（下）

（王明芳身背一布包上）

王明芳：（唱）三场考罢出贡院，

一副重担卸下肩。

十载寒窗磨穿砚，

今朝下笔不费难。

但愿能把鳌头站，

衣锦荣归把家还。

日落西山天将晚，

又到何处把身安。

（白）京城之中无亲无故，又到那里存身。也罢，不免暂且寻一旅店住下，等三日之后放了榜，若是榜上无名又再设法归家。来此已是“连升店”，啊呀，妙呀，求名之人喜的正是连升二字，我就在此间投宿罢了。喂！店家。

店 家：想必是贵客来了，待我前去迎接。（出门左右看过，不见贵客，见王衣裳槛褛，误为乞丐，怒指王）哪！哪！我再给你一个哪！

王明芳：（倒退几步）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
店 家：你怎么连规矩都不懂。

王明芳：怎么，还有什么规矩呀？

店 家：我们这里初一、十五才发放小钱，除了这两天，概不施舍，连规矩都不懂，你还要那样饭，走开，走开！

王明芳：原来你把我当成叫花子吗？

店 家：你看看你这点样子，不是叫花子是什么？

王明芳：哈哈，我的衣裳破烂一点，你就把我当成叫花子。这真是：龙困沙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

店 家：走开，走开，那个管你前妻，后妻。

王明芳：我把你这胸无点墨的蠢才，我是来投宿的。

店 家：什么？你还要来偷树，我拉你见官！

王明芳：我真把你没办法，我是来歇店的。

店 家：歇店就是歇店，还要偷树，充那样斯文，你不看看你 那 点 样 子，也够得上住店。

王明芳：怎么歇店还要够得上？

店 家：那是自然。歇店的人也要有点资格。你只配住那个地方。（用手指前方。）

王明芳：那是什么地方？

店 家：你由此过去转一个弯，有一所大宫殿，又宽大又清静。

王明芳：哎呀，你不是叫我去歇城隍庙吗？

店 家：你这个样子，只配歇城隍庙。

王明芳：（叹息）唉，人在矮檐下，暂且把头低。店老板，你就行个方便，让我暂且住一夜吧。

店 家：不行，我店子已经住满了。

王明芳：（无可奈何只好乞求店主）店老板，岂不闻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时难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就请你通融一下。

店 家：嗯，你这几句话倒还象人话，我这个人就是爱行方便，好，待我查查，碰碰你的造化，若有空闲的地方，就让你歇一夜，进来。

王明芳：多谢店老板。（边进门边说）唉！穷人住店还要碰造化。

店 家：（向内白）伙计们！（内应有）你们看看可有闲着的 房 间？

（内应声：前前后后都住满了。）你听见了没有，都歇满啦，实在对不起，请你别方发财！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再请你找一找，只要有一席存身之地也就够了。

店 家：真是沾不得热气，进来就不想走。（想介）哦，还有个地方，

走，跟我来。

王明芳：哦，有地方了，妙啊！

店家：我看你真是个贱皮子，让你歇店，你又要去住庙。

王明芳：哎，我说的是妙者好也。

店家：行了行了，你还要讲点字眼，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不许说妙，要说好。

王明芳：好好好，店老板与我带路来。

店家：怎么带鹿来，带马岂不更好。

王明芳：哎，带路不是带鹿。

店家：你不要穷讲究啦，玩那样派头，跟我来就是了么？

王明芳：是。（店家在前引路，王看介）哎，店老板，你看这一间不是闲着么？我就在这里住吧！

店家：慢着，这间房子你都够得上住。

王明芳：为什么够不上？

店家：这是上官房，专门住来往的官员。不要多话，只管跟我走，有你的住处。

王明芳：（又随店家走几步）店老板你看，这边不是又闲着一间么？

店家：这是东二房，专住进京举子，出京翰林，你够不上住。

王明芳：我就是进京举子，正好住这里。

店家：（藐视地）你不撒泡尿去照照你那点样子。一副穷酸样，补丁盖补丁，满脸灶窝灰，假充斯文人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

店家：别人不敢，是你呀，我把你量就啦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岂不知：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

店家：不是我吹的，你看看你那点样子，从上到下也没有一点象要走运的影子。倒是满身的霉气，还要想当将相，做梦，做梦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你不要把话说绝啦。

店家：你要发迹得了，我给你倒马桶。

王明芳：怎敢，怎敢！

店家：你没得那个福气。走，莫罗嗦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这里又空着，就住这里吧！（欲进）

店家：（拉住）慢着，这里住的尽是一些大商家大老板，里面有许多金银珠宝，你去偷了人家的东西，我赔得起。

王明芳：我是堂堂正正的举子，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。

店家：你头上又没有写字，有道是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王明芳：那你叫我到那里去住？

店家：你忙那样，有你的住处。（又走几步）站着，等我开门。（作开门状）进去得啦。

王明芳：是，（进门，黑暗无光，大呼）店老板，店老板？

店家：（在门外）鬼喊辣叫，叫那样！

王明芳：里面伸手不见掌，怎么住。

店家：（进门，打开窗子）这不亮啦！

王明芳：（左右张望）店老板，这房子，又潮又暗，又无床铺，怎么住人。

店家：你看那不是床铺吗？（向地下一指）

王明芳：（低头看介）哎呀呀，这地下尽是一些乱草，好象是堆放柴草的破屋，怎么能睡。

店家：咋个，你还嫌不好，还要穷讲究，我让你在这点睡是看得上你，才行个方便，你还要五喽，六喽，不喜欢就请出去。

王明芳：（无可奈何）好好好，我就在此歇息。只是能否给我一条被盖。

店家：被盖都发完了。你看那里有许多稻草，你把它扒开，一半垫，一半盖，睡在里面不是很舒服吗？

王明芳：这草怎么盖，还是请你借一条被盖吧！

店家：打开窗子说亮话，有，我也不放心借你，那个出门人多少不带点行李，你看看你两手空空，只背着一个包。要是你把我的铺盖偷走了，我找那个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你太小看人了。

店家：嗨，你到底住不住，不住就请出。我没得工夫搭你磨。

王明芳：好好好，店老板，请你给我一个灯火可以吗？

店 家：这倒可以，你等我去拿。（下）

王明芳：唉，世态炎凉，人情淡薄如纸。

店 家：（拿烛上）拿着，茅房里还剩半支。可你要注意，这里堆的是柴草，要小心火烛。

王明芳：对。店老板，你说了半天，就是这一句有点道理。

店 家：我句句说的都是人话。早点睡，莫熬灯油，我走啦！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待学生送你出去。（边说边走到店家身旁）

店 家：（用手捂着鼻子）哎呀呀，你站远些，我闻见你那身穷酸味，就要发呕。

王明芳：唉，人穷了，连身上都有穷味。

店 家：我倒是交结你，晚上不要大呼小叫的，免得惊动店中的贵客。

王明芳：是是是，我知道。

店 家：我走了。（出门返身将门拉上，伸个懒腰，打个哈欠下）

王明芳：（叹气）唉，这个店老板，见我贫穷，百般凌辱于我。真是君子不得时，反被小人欺。观看这房间无床无被，如何安眠，我不免取出诗书攻读便了。

（用草掸去桌上灰尘，取出诗书，起二更）

呀！

（唱）听樵楼打二更夜深人静，

想起了店老板势利小人。

世炎凉情如纸认钱为准，

他那知将和相也有清贫。

辱胯下乞食嫖母是韩信，

三齐王登台拜帅掌千军。

吕蒙正庙堂赶斋遭议论，

勤发愤步入蟾宫作名臣。

关云长年少时家中贫困，

为生计他已曾卖过草绳。

为人者只要能勤苦发愤，

立壮志苍天不负苦心人。

(内众白：店老板！店店内应：什么事？众白：深更半夜是什么人吵得我们睡不着。)

店 家：(急上)是是是，我马上去看看。哎呀，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大喊大叫。(听王房内，有读书声，开门大怒，走向桌前用手拍桌)嗨！

王明芳：(一惊)店老板，你做什么？

店 家：半夜三更，你鬼喊鬼叫，吵得贵客都睡不成。我不是已经交待过你。叫你早早睡，不要吵，你咋个觉不睡，还唱起歌来，熬我的油。

王明芳：我不是唱歌，我是在读书哇。

店 家：嗨，你看看你那点穷样，装那样斯文，够得上读那样书。快点给我收起来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我不但是读书人，而且我还是秀才呢？

店 家：你莫真人面前烧假香，我这个人平生就专门结交有学问的人，今天我倒要考考你，看看你斗大的字到底识几个。

王明芳：你还要考我？

店 家：你口口声声冒充斯文人，我来问你读书人敬奉的是那位尊神。

王明芳：我们读书人敬奉的不是神，是先师。

店 家：为何要叫先师？

王明芳：儒释道之教，读书人称儒，因此要叫先师。

店 家：我又问你是那一位先师？

王明芳：孔夫子至圣先师。

店 家：错啦，错啦，

王明芳：你说是那一位呢？

店 家：仓颉夫子。

王明芳：仓颉夫子是造字的。

店 家：好嘛，就算你猜着啦，我还要考你。

王明芳：考什么？

店 家：孔夫子门下有多少学生，有名有姓的又有几个？

王明芳：这个人人皆知，夫子门徒有三千，内有七十二贤人。

店家：我再考考你，为什么要叫贤人呢？

王明芳：因为他们才高德重，所以称贤人。

店家：哈哈，我就说你是假装斯文，连什么叫咸人都不懂。

王明芳：那我就要请教请教啦。

店家：我要不说谅你也不会知道。适才喝了一碗人参汤，有点精神，我就来破解破解，你好好的听着。

王明芳：好嘛，我洗耳恭听。

店家：这书本上有一句话，夫子在陈蔡绝粮有没有？

王明芳：有有有。

店家：好道。孔夫子带着许多门人周游列国，行到蔡城被困绝粮，夫子无奈，差了一个弟子，名叫颜渊，去到鲁国借粮，见了鲁王又叫他去找管粮官，你可知这个管粮官是谁？

王明芳：是哪一个？

店家：管粮官名叫魏延，因为他最爱吃盐，他说我只管盐不管粮，你要借就借盐。正好颜渊这个人也是最爱吃盐，就借了许多盐巴带了回来。众人无法，没有粮只好吃盐，因为盐巴吃多了，你也叫咸我也叫咸，所以人称为七十二贤人。

王明芳：哈哈哈哈哈，你真是胡说八道，那有这样的贤人。

店家：我还要考你。

王明芳：考什么？

店家：你可知道这七十二人之中，几个安了家，几个没有讨婆娘？

王明芳：这个——我倒没有考证过。

店家：怎么样，被我考倒了吗？你不知道，就来请教我。

王明芳：好嘛，我就来请教你。

店家：这七十二人中有三十个人没有安家，有四十二个人是讨了婆娘的。

王明芳：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
店家：我就说你是冒牌货，书上明明写得清清楚楚你还不知道。

王明芳：书我也读得不少，怎么就没有读到呢？

店家：书上说：童子五六人，冠者六七人。童子就是还没有安家，这

五六正好是三十人。冠者就是讨过婆娘的，六七正好四十二人。合拢在一处，不多不少七十二人，你说对不对。

王明芳：（闻言哈哈大笑）你又乱说了。这两句话是说他们的年龄大小，并不是说娶妻不娶妻的事。好了好了，天色不早，店老板你也说累了，明天再向你请教吧。

店家：我费了许多精神，教会你，还说我乱说，你真是赶面棒吹火，一窍不通。好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，同你争辩，我要去睡觉去了。再不许你高声喧哗，不然我就要把你撵出店去。

王明芳：是是是，店老板请去安歇吧。

王明芳：（微笑）这个店老板，胸无点墨，还要在我面前摆文弄武，真是令人好笑，观看天色将明，待我依椅而卧片刻。

（起二幕，鸡叫天明）

（报录甲、乙拿报录上）

甲：（念）京城到处都找遍，

乙：不知新贵住哪边。

甲：伙计，所有的旅店都问过了，就是找不着这个人你看怎么办？

乙：（想介）对了，还有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。

甲：什么地方？

乙：连升店。

甲：对，我们到连升店去看看。（转小圆场）

乙：就是这个地方，待我去叫。哎，那一个是店老板？

店家：天才刚刚亮，就有人来叫门。（出门）哦，原来是两位差哥，到此何事？

甲：我们是下报录的，我们打听一下，可有一位姓王的秀才住在你店里？

店家：啊，二位是下报录的，我们店里客人很多，你找姓王的是不是他高中了？

甲：正是，姓王的高中了。

店家：请二位到柜房里稍候一时，我去查查号簿，马上就来。伙计，招呼二位差公到柜房待茶。（内应：知道了）二位差公请。

(二差哥下) 哎呀! 我这个小店又有人高中啦, 真是一喜, 我又可以捞赏钱罗。(拿出号簿查看) 咦, 往常姓王的多得很, 怎么今天这号簿上没有一个姓王的人呢? (想介) 哦, 有啦, 昨天来的那位相公, 我忘了挂号, 不知他姓什么, 待我问问他。(向内喊到) 书童, 书童。

书童: 来啦, 店老板叫我做什么?

店家: 昨日你与你家公爷来得晚, 我还未曾挂号, 不知你家公爷贵姓。

书童: 姓汪!

店家: (误听为王) 啊, 姓王, 哎呀, 赶快请你家公爷去?

书童: 公爷还没有起床, 那样事?

店家: 你家公爷高中啦!

书童: 公爷高中啦! 怕不会吧!

店家: 快去请, 报录的来啦!

书童: 公爷, 公爷, 快起来, 高中啦!

汪相公: (披着衣服, 提着裤子边走边骂) 你这个狗东西, 公爷刚刚上床, 你就鬼喊鬼叫呢? 那样事?

书童: 公爷, 你家高中啦!

汪相公: 那样高中啦!

店家: 恭喜相公, 贺喜相公!

汪相公: 大清早的恭那样喜?

店家: 下报录的人已经来报喜啦!

汪相公: 那样, 我真的是中啦!

店家: 中啦。

汪相公: 不是做梦?

店家: 相公, 昨天我就说你家是富贵体, 今科状元定是相公的啦!

汪相公: 哈哈哈哈哈, 你真会看麻衣相, 硬是着你猜着啦! 书童, 店家这几句话公爷我听着扎实润肺啦, 赏银十两。

书童: 是。(取银交店家)

店家: (接银) 多谢相公, 给你家磕个头。

汪相公：（拿出派头来）免礼，免礼，来，给我传报录的。

书童：公爷，你衣服都还没穿好，鞋子还在拖着。

汪相公：书童，赶快把公爷的拜客衫拿出来！

（唱）连考几次都失败，

爹妈骂我不成才。

这次叫人好奇怪，

交了白卷中头牌。

喜开怀，乐开怀，

拜客衫衫穿起来。

（书童，店家帮他更衣）

周身披红又挂彩，

脚下换双高底鞋。

（店家忙着给他穿鞋）

（白）店家，你瞧瞧公爷这身打扮给要得啦！

店家：相公，你家这身打扮，不是我夸奖你家，真是：人有人材，貌有貌才。

汪相公：（自鸣得意）哈哈哈哈哈。来，给我传报录的上来。

店家：是。（对内）二位差哥快来。（甲乙上）

甲：找着没有？

店家：找着啦，找着啦，随我来。（指汪）这位就是王老爷，快快上前见礼。

甲、乙：（向汪一揖）拜见王老爷，给你家贺喜啦！

汪相公：罢啦，罢啦！书童，每人赏银十两。（书童取银）

甲、乙：多谢王老爷。这是你家的报录！

汪相公：书童，呈来我看。（接过一念）王明芳——王明芳，嗯，不对呀，这是姓王的，不是我啊！

店家：相公你家不是姓王吗？

汪相公：我是姓汪，不是姓王。

店家：什么姓汪？

汪相公：王字旁边还要加三滴水。

甲：店老板，是你搞错了，我叫你找姓王的，你怎么找成姓汪的呢？

汪相公：（大怒）店家，我把你这个混帐王八蛋，听也不听真，白白让老子喜欢一场。

店家：（连忙陪不是）相公，你家莫急，莫急，先请下去喝碗燕窝汤，这回不是等下回，我这个店一天要接几次报录的呢。

汪相公：（背白）我说爹呀，明明知道你儿子不是这块材料，你偏偏要叫我受罪。走，我还没睡够呢！（下）

店家：（对甲乙）二位差哥，究竟是什么人高中，姓什名谁，那里人氏，明明白白告诉我才好去找。

甲：你听明白了。这个人姓王，叫王明芳，徐州沛县人。

店家：哦，知道，请二位再到柜房等一等，我再到里面去找一找。

甲、乙：那你就快一些。（下）

店家：王明芳，徐州沛县人。再看看号簿有没有。（取簿翻介）哎呀，就是没有这个人嘛。（想介）哦，还有一个穷秀才住在柴房里没有挂号，难道是他，不会，他那点穷样，够得上姓王吗？哎，管他是不是，这个时候他也该走了。（转小圆场，王明芳上）

王明芳：时候不早，我得赶快到贡院去看榜。（与店家相遇）店老板我要走了。（出门欲走）

店家：站着！

王明芳：（回身）有何吩咐？

店家：我问你吃饭？

王明芳：要饭钱。

店家：歇店呢？

王明芳：莫非你要店钱吗？

店家：噢，不要钱让你白住，哼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

王明芳：哦，是是是。（怀里摸出几文小钱）店老板，我没有带多的，这里有八文小钱，请你收下吧！

店家：怎么八文钱就要住店，平素间我赏给叫化子还要比这个多呢！

王明芳：我身上实在没有了。

店 家：算了算了，算我倒霉。走吧，走吧！

王明芳：（向店一揖）多谢店老板。（转身欲走）

店 家：转来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还有什么事？

店 家：你来歇店，未曾挂号，我问问你姓什么？

王明芳：我姓王。

店 家：你也姓汪？

王明芳：哎，姓王，三横一直的王。

店 家：你姓王吗？（吃惊，向王身上打量一番）你姓王，哎呀，你都够得上姓王啊！

王明芳：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我怎么连姓王都够不上吗？

店 家：（语塞）嗯，天下姓王的人也多。他虽然姓王总不会是这个名字。（向王）就算你姓王，你又叫什么名字呢？

王明芳：我叫王明芳。

店 家：（又一惊）啊，王明芳就是你？

王明芳：是我啊！

店 家：啊！你就是王明芳！

王明芳：怎么，难道我又配不上叫王明芳吗？

店 家：（背白）啊，他就是王明芳。嗯，恐怕是同名同姓的吧！你又是那里人氏？

王明芳：我是徐州沛县人氏。

店 家：（大惊背白）坏了坏了，搞了半天就是他呀。这真是毡帽底下看不出人来。先前因他贫穷，被我百般的取笑。如今他高中啦，不是要报我的小仇吗？这这这便如何是好！（想介）唉，我有办法。（马上装做急坏的样子）王先生你……

王明芳：我怎么样了？

店 家：你大祸临头了？

王明芳：（微惊）好端端的，怎么大祸临头？

店 家：赶快进来，进来，我帮你的忙。

王明芳：（莫名奇妙）好好好，请你快讲。

店家：（抬一把椅子放在正中，用手袖掸掸灰尘）王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

王明芳：嗯，店老板，这是你坐的地方，我怎么能坐呢？

店家：嗨，这个地方只能你家坐，我只能站在这里，请坐，（硬把王按了坐下，用手端端帽子，整整衣，向前对王跪下）

王明芳：（吓得站了起来）店老板，你你你怎么来跪我啊？

店家：（又把王按了坐下）你坐着不准动，我与你磕了头，我才帮你的忙，要是你动了，我不但不帮你的忙，还要罚你的店账钱。

王明芳：好好好，我不动就是了。

店家：（又向王跪下磕头，王刚要动，店急挡住）动不得啦，动了就要罚钱。（连磕三个头，起来站在左边，做出规矩恭敬的样子。）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头也磕了，什么事请快讲吧！

店家：（用扇子把嘴遮住）回禀王老爷。

王明芳：哎呀，不敢当，怎么能称我王老爷，叫王明芳就是了。

店家：（恭维起来）王老爷，不是我恭维你家，你家生来就是一副做官的福相，天庭饱满，骨格均匀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本科状元必定是你家的啦！

王明芳：店老板过奖了，我乃一介贫士，那里有什么福相。

店家：你老人家大大的有福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你怎么讲话要把嘴遮住呢？

店家：嗯，因为小人的嘴臭，怕说话的时候臭气薰着王老爷，所以把嘴遮着。

王明芳：先前你不是说我人穷才有股穷味，还要我站远点，店老板乃是有钱之人，怎么会臭呢？

店家：王老爷是你家听错了，我是说我身上有臭气，让你家站远点，不是说你家。

王明芳：店老板，先前我来住店之时，你把我当成叫化子，百般凌辱于我，为何如今又对我如此恭敬，又是磕头又是作揖，却是为